

居住 38 年的家被烧毁对我来说是什么样的体验？

黄宗智

2025 年 1 月 7 日中午接到强制命令，我们居住了 38 年的加利福尼亚州西南傍海的（Pacific Palisades）社区，由于其背后山上着火失控和当时强烈的直面全社区的风向，必须立即撤离。我们匆忙搜集了房据和车据等主要文件（但未能顾及护照等其他要件）以及三本历年的照片相簿，便上车开离住处。当时的心情主要还不过是服从撤离令，心底里并不真正以为自己的房子会被烧毁。虽然，也看到快速蔓延的火灾的烟雾已经遮蔽了我们家背后小山的上空。但我们下意识地基本仍然以为，火灾会被控制，风头过后，我们还会回家。

撤离的过程比较漫长。在车辆保险杠连接保险杠的四小时爬行过程中，我们往东走了才大约 10 英里路，已经看不清楚傍海的烟雾，算是脱离了危险。于是，找了一家旅馆暂住，仍然期待很快就会回家。但是，第二天便从邻居朋友发来的视频看到，实际上我们家的房子第一天晚上便已被烧毁，仅剩部分烟筒和房前街道边的两棵树（见前后附件）。





在之后五天的火灾中，我们社区的商业中心和共 7000 家房子被烧毁。对我个人来说，尤其痛惜的是被烧毁的在全盘电子化之前几十年与亲朋和学友们之间往来的书信，多年积累下来的十几盒的5x8寸读书和研究笔记卡片、自己1975年创办并主编不止五十年（1998年后与夫人白凯 Kathryn Bernhardt 教授共同主编）的 Modern China 学刊（SSCI），和2013年创办（并与白凯教授共同）主编的 Rural China 学刊（欧盟 Scopus），以及数千本图书等——相当部分是不可能追复的记录、纪念和资源。

在不幸之中，我们可以说还是相对幸运的。在认识到老家已经真正荡然无存的实际，并认识到自己已经不能有任何有效作为，我们五天后决定迁移到我们在盐湖城（洛杉矶往东约 1500 公里）使用了几十年的冬天度假公寓暂住。在目前的冬春之际，尤其是在上山滑雪时，感觉似乎一切正常，只不过是惯常地在这里度寒假。但到了晚春和夏季，当然只可能更完全地面对自己真正的家已不复存在的实际。盐湖城这里虽然是滑雪胜地，但一到夏天，空气污染，和傍海的老家很不一样，也和充满活力、高度国际化、多彩多姿的洛杉矶有一定距离。更没有我们在洛城的亲朋。

我们已经相对高龄，将不认真考虑在老地方重建旧房，今后将等于是提前依据原来的计划在临近的 Santa Monica 购置一个“养老”公寓。但在目前 Pacific Palisades 的住户多想迁移到 Santa Monica 的实际下，合适的地方很不好找，因此，将会在盐湖城居住一段时期。而过了冬季，进入这里雾霾相对严重的春夏季，不像傍海空气新鲜的老家，便会更完全地体会到是迫不得已在此地“避难”的实际。

回顾最近的这一段经历，认识到，无论平时生活多么安稳无忧，身体多么健康，人生仍然充满不可预测的重重因素。我们所能掌控和做到的，只是活得尽己所能，问心无愧。面对意外的天灾和挫折，个人心态上也许须要更加聚焦此点。